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第三三三回 刁祖謀欺心對質 李王氏上控鳴冤

話說陳知縣見值堂差送上一張狀詞，打開一看，原來就是刁祖謀控告李成仁「因財串騙，遠匿無蹤」，求飭提家屬押交一案。陳知縣看罷，回頭問原差道：「這告狀的人，可在這裡麼？」原差稟道：「現在外面。」陳知縣道：「可將他帶來，候本縣審問。」原差答應下去。陳知縣這才問王氏：「本縣問你：你說你丈夫托夢於你，叫你給他申冤。但是你丈夫所說『悔不聽你之言』，究竟你曾對他說些什麼話來？說與本縣知道。」王氏道回「太爺容稟：只因那日刁祖謀到小婦人家內，與丈夫談了一會，不知為何？小婦人因刁祖謀這人平時極其奸詐，就勸丈夫不要與他合本——為的丈夫老實，恐怕弄不過他。現在有本錢出去，將來無本錢回來，就怕他一人盤剝去。小婦人丈夫卻不曾聽信此言。也斷不料老刁圖財害命，將丈夫害了。所以丈夫托夢前來向小婦人說的那句『悔不聽你之言』，就是我攔阻丈夫不要與刁祖謀合本的話。太爺的明鑒：丈夫實在死得好苦。總要求太爺申冤。！」說罷，又連連磕頭。陳知縣聽說，沉吟了一會，即命人將刁祖謀帶上。只見原差稟道：「刁祖謀業已到案。」當下刁祖謀跪在下面。陳知縣便開口問道：「你就叫刁祖謀麼？」刁祖謀道：「小人便是。」陳知縣喝道：「刁祖謀你為何圖財害命，謊騙李成仁合伙，將他害死，反要誣告他見財串騙？你可從實招來！現在屍親已經將你告發。若有虛言，定即嚴刑訊問。」刁祖謀又磕了一個頭，向上說道：「太爺的明鑒：小人與李成仁合伙是實，若謂圖財害命，小人卻不知從哪裡說起。況且小人先將二百銀子送交與他，並未見他有銀子出來，豈有圖財反將銀子送去的道理？若說小人將李成仁害死，究竟有何憑據？李成仁之妻素來悍潑，難保不因小人要告他丈夫見財串騙，他先將這個圖財害命的大題目，在太爺前控告，逆料太爺見此人命重案，必然提審小人，又逆料小人一經太爺提訊，就可從中央人說合，再不追問。等到事畢，或一二年後，李成仁再行出來。即使小人向他說話，那時事隔一二年，卻又毫無憑據，如何與他說得起話來？即不然，他隔一兩日，賭地使人將家小搬居他處，他反得安閒自在了。太爺的明鑒：卻不能被他的蒙混過去。總要求太爺一來追他串騙款項；二來治他誣告之罪！不然小人不但失去銀兩，還要擔那圖財害命的罪名，哪裡擔受得起？」

陳知縣正要駁詰，只見王氏在旁哭道：「青天大人呀！小婦人的丈夫，實是被刁祖謀害死的呀！他說小婦人串騙他的銀兩，小婦人的丈夫避匿不出，求太爺即著他指出小婦人丈夫避匿的處所，將小婦人丈夫交了出來。小婦人有了丈夫，情願任誣反坐；若交不出來，還求太爺明察！」刁祖謀聽說，便向王氏駁道：「你可不要在青天大人案前撒潑。你將你丈夫藏匿起來，我知道他現在何處？我如果知道，我便要求太爺簽差提他來。」

陳知縣聽了他們兩人的供詞，俱是有理，便又沉吟了片刻，又問王氏道：「你丈夫是何時出門的？」王氏道：「是天才微明就帶一包裏出去的。」陳知縣又問刁祖謀道：「你既與李成仁貼鄰居住，應該約他一齊出門，為何先自前去，要在碼頭上等？你又為何先將銀子交付與他？既是他真與你合本，盡可各帶銀兩，挨到地頭，再行交出不遲。此中顯有情弊，快講！」刁祖謀道：「太爺容稟：小人所以不與他同行者，因小人尚多俗事，要去料理；又因李成仁托小人僱船，所以小人才先走，為的是預先將船定好，李成仁一到便開，免得耽延時刻。若謂將銀子先交付與他，這也是小人腳踏實地之處。因小人家貧，無人與小人合本，難得李成仁答應，若不將銀子先交與他，恐他回想起來，又不與小人合本，所以小人先將銀子交付，使他放心。」陳知縣聽了，亦似有理，一時難以決斷，只得著兩人取保，暫行回家，聽候復訊。過了兩日，陳知縣又訊了一堂，仍是毫無頭緒。

陳知縣也就著急，便密飭心腹到外面察訪。一連訪了幾日，竟訪不出一些消息。

這日陳知縣適有公幹，到淮安漕督衙門，見施公面稟要事，就將這案兩人供詞，順便帶在身上——準備見過施公稟明公事就將這案情供詞呈上去，請施公的指示。主意已定，帶了供詞，即便動身。這日來到淮安，見了施公，先將原稟的要事細細稟過；正要稟告這件事情，卻好施公問道：「貴縣那裡近來還有什麼疑難的案件？」陳知縣見問，正合心懷，因即答道：「卑職正有一件案情，要求大人指示！」說著，便將刁祖謀及兩人供詞呈送上去。施公接過一看，首先見著刁祖謀這個名字，就有些不悅；及至看了他的狀詞並供詞，已知大略。又將王氏狀詞看了一遍，隨即問道：「貴縣卻以此案如何辦法？究竟曲在誰人？」陳知縣道：「卑職正因兩人俱似有理，而刁祖謀似較有不實不盡之處。卑職也曾悉心訪察，卻毫無頭緒。屢想用刑將刁祖謀審問，爭奈不能指出他們的實在曲處，因此不敢濫用刑法。還求大人指示才好。」施公正欲將案中是非曲直明白告訴陳知縣，忽聽大堂上一陣喊冤之聲，施公即命施安出去，觀看是何人喊冤。

施安答應，出來見是一個婦人，帶了一個家僮，頭頂狀詞，跪在那裡聽候。你道這人是誰？就是李成仁的妻子王氏。她因代丈夫申冤心急，清河縣不能判斷，久聞施公辦了許多無頭案件，又打聽得陳知縣已到了淮安，她便帶了王福，連夜趕來，求施公申冤。施安將王氏狀詞接了過去，當即叫王氏在那裡聽候。王氏答應。施安將狀詞拿進去，走到施公面前，在旁站定，先回了兩句道：「喊冤的是個婦人，說是她丈夫被人害了，求大人申雪。」說著，就把狀詞呈上。施公接過，看了一遍，又遞與陳知縣看道：「貴縣你看這張狀詞，內中所說各節，本部堂看來無一字虛假，而且實在情急。若果串騙刁祖謀的銀兩，她斷不敢到本部堂這裡來告。」陳知縣唯唯。施公又道：「貴縣且稍坐一回，等本部堂親自問她一遍，方知虛實。」陳知縣躬身道：「是。」施公即命升堂。施安趕快出來，叫人伺候。立刻，書差人等，俱已齊集。施公升堂已畢，坐在上面，即命帶王氏聽審。差役一聲答應，立刻將王氏帶上，跪在下面。王氏便望上磕了一個頭。施公留神細細將她看了一回，只見淚流滿面，神色惶惶，因問道：「你丈夫究竟被何人所害？你可從實訴來，本部堂定代你申雪便了。」王氏便將以上各情，申訴了一遍。

施公便命她退下，候將刁祖謀提案再行復訊。畢竟如何審問刁祖謀，且看下回分解。